



并州话回

推席入秋

彭哲

在老太原的七十二行之外,还有一个秋凉后的营生,叫“推席子”。席子,老太原人多指炕席;推席子,即是为使用了一个年头的炕席“补妆”“整容”。

早年的老太原人家不论城里还是乡下,大多睡的是砖砌土炕。土炕上铺的是一领用芦苇编织而成的席子,即炕席,也叫苇席或凉席,冬天隔开了炕上的土坯、草秸,显得炕面干净利落;夏天睡得凉爽舒适,算是当年的“消暑神器”。不过,经过一年四季的轮替,炕席难免边角破损,缝隙撑宽,如不及时修理,不单单缝隙会越来越大最后断裂,睡在上面还硌人。

看似简单的缝隙或磨损,如自己动手缝补修理,那苇席会被整得皱巴巴、歪歪扭扭的,甚至拽断席子里的麻绳,睡在上面就更不舒服了。于是有人就会跌凉话:“不过厨子手,总有腥腻味。”意思是自己动手是“二把刀”,不如让吃这碗饭的行家来修,这个行家就是“推席子”的,推席子是过去的一个老行当。

现在很多年轻人已不知道推席子是怎么回事了。推席子就是把有缝隙的炕席用手推收紧,再用编席刀、垫匙等工具修理破损边角。秋凉后,有手艺的推席子师傅便利用农闲时间去干修理苇席的营生,此时大多数雇主家也闲了下来,所以走到哪里都能听到“推席子——来”的吆喝声。推席子师傅带着一扎圈麻绳,一立捆篾片及修理工具等,或肩挑或推着自行车,走街串巷,招揽生意。

揽下活后,推席子的师傅先将有缝隙的席子铺在大桌上,然后用肚子顶住席子的一头压在大桌边,再用双手使劲将缝隙松散的席子由后向前、从左到右挨次推,边推边收紧麻绳,如果麻绳断了就再接上,如果席中有翘头则用篾签挑起再按下,直到平整无缝,最后小心地收拾破损的边角,换上新的篾片,经过差不多一天时间的“补妆”“整容”,一领破旧的炕席又完好如初了。

可能这活儿搁在今天许多人会说,干嘛费这辛苦呢?不就一领破苇席嘛,扔了再买新的嘛。须知,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买一领新席子要花好几块钱,相当于一个人甚至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,而推一领席子只需三五毛钱,过日子的人家能省则省。

老太原人家有句俗语:“炕上席,脸上皮。”鲜活地反映出了当年百姓人家生活的境况。家里的炕上有一领金光光、亮晶晶的炕席,主人家的脸上也很光彩,象征着日子过得红火,客人进屋就能体面地拍拍炕席往炕上让;否则炕席破烂烂甚或没有,那就很没面子,被人小瞧。尽管崭新的炕席终究会被用破,但俗语“笑破不笑补”,所以推席子的为人们带来了“脸面”,节省了开销,这就是老太原人“晋俗勤俭”的美德。

放眼望去,秋后的老太原,“满城尽铺黄金席”,众多人家的院子里,推席子的师傅们或立或俯,或跪或蹲,在忙乎着为雇主家的席子“补妆”。最高兴的还是孩子们,他们围着推席子师傅的小摊子转,因为师傅丢弃的边角料是他们的免费玩具。

推席子,又让秋凉后的老太原热闹一阵子,正所谓“天凉好个秋”!

故乡风物

家乡的面食与「喝面」

梁建军

老家在忻州定襄,气候干燥,地形多样,有平原也有丘陵山地,盛产高粱、玉米,杂粮比较丰富。改革开放前,那里白面少,每年春节、中秋外,基本就吃不到白面。即使吃白面面条,也从来是汤面,老家人叫“喝面”。

记得上世纪70年代,生产队每个社员分到6斤小麦,磨成面粉也就5斤的样子。这点面粉只能省着吃,过年和中秋节包顿饺子,白面饺子不敢管饱吃,饺子出锅我们吃白面的,爷爷奶奶只是尝个鲜。过年和七月十五要做些花馍、面羊等进行祭祀活动。剩下的还要以备红白事宴、走亲访友之需,亲戚去世要送大馍做供品。

老家红白事宴主食是馍馍和擦糕。在红事(结婚)宴上,菜为“五盛四盘”,每桌一盘馍馍,每人一个,各人夹起放在跟前,散席时带走,擦糕(由于缺油,糕在油锅上擦一下,变色为好)席上随便吃,所以上事宴也叫“吃糕”。白事宴也有馍馍,馍比海碗大,约一两厘米厚的白面包在表皮,里面是黑白面。馍要切开,每人一块。

过节偶尔吃顿面食,都是汤面,不管白面、豆面还是荞面。“喝面”专指白面汤面,喝面时把白面擀好,用刀顺着擀面杖划开,切成斜三角形,下锅煮熟,烹点花椒、葱花油,再倒点自家酿的醋。奶奶下面时,我们眼巴巴地盯着锅里,就差流出口水了。

豆面、荞面的做法与白面不一样。豆面筋度低,不做面条,做“抿曲”,也做“擦圪蚪”,统称喝豆面。荞面饸饹要用生石灰水、碱面和面,这样才筋道,叫喝饸饹。也可做荞面圪坨,也叫“猫耳朵”,称喝圪坨。

面不是都能“喝”的。老家主要的粮食作物就是茭子(高粱)、玉茭(玉米),这些面筋度低,主要是蒸食。蒸茭子面壳壳、玉茭面窝窝,茭子面壳壳要蘸上醋及西红柿调和吃。其他杂粮美食有莜面搓鱼鱼、栲栳栳,软黄米糕,硬黄米摊黄儿、米面桃桃(类似豆包)等。

改革开放以来,家乡发生了巨大变化,村民温饱解决了,白面大米成了家常饭,也不再拘泥于“喝面”了,擦糕也被油炸糕取代,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。

连载



16

李骏虎著

《文明叶脉——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》节选

朱子巷完成的,圣人过化,儒风传世。朱熹常往来于上下梅讲学,流连于梅岭野村的梅影暗香之间,留下“晓登初移屣,寒云欲满襟”的佳句。朱子尝于前往武夷宫讲授途中,过下梅村之遥山,登顶歇脚之时,遥指梅溪环绕之地对

弟子言:“吾看此处景致绝佳,颇具文昌意象。”

梅溪之人文佳话,大略如上。这是我此行之动因,却不是我这篇文章要写的主题。

我来访梅溪,原本是想写一篇以武夷山茶文化为背景、借朱子行迹探讨一下理学之于国人心性的文章。初衷改变是在参观了下梅村芦下巷后,惊讶地发现清代武夷山最重要茶叶集散地芦下巷的景隆号茶庄,就是当年武夷岩茶远销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万里茶路的起点,而创造这一历史辉煌、使得武夷山岩茶举世闻名的,竟是我们山西晋中榆次的晋商常氏!今天的梅溪两岸,已不闻柳三变、陆放翁、杨万里的佳篇遗墨,也寻不见朱子授课的学宫,人们津津乐道、处处映入眼帘的是“晋商”二字:“晋商万里茶路起点”“晋商贩茶第一站”“晋商与景

隆号茶砖印模”“晋商进行武夷岩茶贸易的‘集春号’茶行”,不一而足,这里简直就是当地人开设的晋商万里茶路博物馆,就连唐代的山西人薛仁贵父子也在享受着香火,被当作神祇来敬仰。

晋商中,无论贩茶的榆次常家还是开票号的祁县乔家,多有因对朝廷有捐献而获赠武功将军或朝议大夫。正是由于晋商与朝廷关系密切,对政治地位的热衷,使得他们有机会得到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的商机,也使得他们有眼光和胸怀去做跨国贸易。榆次常家不远万里来福建贩茶到俄罗斯,就跟清廷对俄外贸政策有着直接的关联。自17世纪中叶以来,欧洲开始“尚茶”,尤其是俄罗斯人,对中国茶叶的喜爱到了“宁可三日无食,不可一日无茶”的地步。

习俗剪风

夹红毡与压红纸

赤尔

前些时候,小区有居民家办喜事。娶亲前一日,我下班回家,忽见几个后生在小区外的街上正忙着。走近了,才知道是事筵上帮忙的,正挨个儿给路上的井盖盖红纸(方形,上面印有黄色双喜字,应是买下的),压黑炭。见状,我问他们这有什么说道,其中一个年长点的答:“应该是避邪吧!”

婚嫁,无疑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。婚俗千百年传承下来,讲究颇多。即以娶亲路上来说,便有不走回头路的讲究。即新郎接上新娘往返时,决不能走去时的路。究其意,应是寓意这一对新人将与旧路,即旧日的生活作别,而要踏上新的路程,也即开启一段全新的生活吧。此俗,在我的家乡,今晋阳湖周边,依然传承着。

而娶亲路上,为了平安、顺畅、吉祥,有两种事是需要避忌的。第一种,即传统上认为带点晦气、不吉利的,如,办丧事出殡的,途经坟茔的,斗殴打架的,野地里刮起旋风的;另一种,则是传统上认为不能冲撞的,如庙宇,如碾子,如磨儿,如水井,如正在上梁的新房。这是因为,庙里供奉的,是各路神仙和菩萨,就是碾子也是碾神,磨儿也是磨神(民间认为它们是青龙和白虎),水井则是井神(这些地方过年时村民都要去上香),而上梁则是请了姜太公在此。对第一种,避让是被动的。而对第二种,避让则是主动的了。

旧日,娶亲路上避让这些忌讳者的办法,主要有两种。其一,即为新娘盖个红盖头。除去红盖头的其他功用不说,一块红布,既遮住了新娘的容颜,也遮住了新娘的双眼。俗谓“眼不见为净”,一路上,全当什么都没看到,内心便少了些许烦恼。其二,则是喜轿出行时,在轿子的两侧,各安排一个男孩儿,他们肩披一块红毡。在我们这儿,称他俩为“夹毡的”。凡途中遇到上述不吉利或需避开的事和物时,他俩便抖开红毡,予以遮挡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,新娘盖红盖头的习俗以及抬轿子娶亲的习俗便中断了,夹红毡自然也不复存在了。但习俗的力量真不可小觑。如今,从新娘上轿时戴墨镜的讲究,依然可以看到当年盖红盖头时的影子。而井盖上压红纸,正是当年夹红毡的演变和延续。不过,如今的井已不限于水井,而是什么电缆井、管道井、检查井、阀门井……逢井必压了。不管这些个井有“神”没有,先压一块红纸再说。



图片来源:百度网



他们饮梅溪酿的酒,走过梅溪上的石桥,泛舟梅溪上吟哦,在梅溪畔设坛讲学。诗章著述的华彩,人文际遇的轶事,都让梅溪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地标之一。

梅溪两岸村落都以梅为名,上游有上梅村,下游有下梅村。北宋词人柳永生于上梅村,及长出乡关到汴京应试,因所作多为歌姬吟唱,毁誉参半,仕途坎坷,落了个“奉旨填词柳三变”,虽有井水处皆歌柳词,难免内心凄凉,思念梅岭梅溪:“一望乡关烟水隔,转觉归心生羽翼……”

我辗转半日迢迢数千里,来访梅溪,放眼两岸,虽不复柳七哥少年时的烟村古柳夫子第,依然孔桥卧波,树影横斜。来时路上,我就在想象陆放翁言“箫鼓追随春社近,衣冠简朴古风存”的情景,诗作虽不是指梅溪,眼前村落山环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《文明叶脉——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》节选

随笔